

張大千與澳門因緣的再研究

陳繼春

張大千（1899—1983）是二十世紀東西方畫壇如雷貫耳的名字，可能是中國歷代書畫家中學習古代名家畫作數量最多、範圍最廣的畫家，被徐悲鴻（1895—1953）譽為“五百年來第一人”。他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、藝術史上的一座豐碑。

張大千原名正權，後改名爰，字季爰，號大千，別號大千居士、下里巴人，齋名“大風堂”，祖籍廣東番禺。張大千曾於1949年2月19日，假香港大酒店天台花園舉行個人展覽會，當日下午二時揭幕，展出近作59件共60張作品。^①開幕時，香港藝術家收藏家及各界名流逾二千人出席。三天展期中，展覽時間是上午十時至十二時、下午二時半至六時，^②中午休息，文獻稱：

名畫家張大千繪畫展覽會已於昨日下午二時開幕，本港藝術家、收藏家及各界名流到會參觀者逾二千人，極一時之盛。張氏少研六法，早歲已馳譽大江南北，而最近作品尤為精湛。會中佳構，有摹敦煌壁畫觀音大士像，設色古樸，筆觸豪邁……《鷹犬圖》賦色濃豔，神采奕然，《秋山鳴泉圖》則沉厚蒼鬱，直逼元人，《醉舞圖》之人物，醅酌狂歌，醉態逼人，此圖倣龍眠白描畫法，勁挺飄逸，兼而有之。《倣東丹五人馬》及《倣唐人畫馬圖》二圖，深得唐人神髓，花卉如《芙蓉》、《玉茗》、《白鶴異卉》、《山櫻野馬》、《白荷》、《竹石》等，或而秀麗，或而雄豪，筆端造化，工意俱宜。會中出品五十九款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仙佛像，無不各具神采，覽者莫不嘆為觀止。該會現尚有今明二日，參觀時間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二時半至六時，會場在香港大酒店花園，公開展覽，不收門券。^③

此時張氏，已隱棲在敦煌摹臨壁畫兩年多，畫風已大變，“山水則雄渾沉着，花鳥則妍麗而饒生趣，人物則意態萬千，實為畫壇鉅觀”。^④有跡象表明，張大千於香港的展覽結束後在當地有停留，之後曾返回內地，後來再履香江，而且於香港與葉恭綽（號遐庵，1881—1968）有合作。這是因為當年6月15日香港的報章有云：

藝林耆宿葉遐庵恭綽先生，與當代國畫大家張大千先生，最近數月，先後在港舉行展覽，觀者雲集，稱盛一時。茲因炎暑來臨，葉先生仍養病壚峰，張大千復南飛啖

作者簡介：陳繼春，廣東省藝術評論家協會副主席、澳門美術協會藝術顧問、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博士。

^①鄭德芬：〈介紹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2月19日，頁6。

^②〈張大千畫展今在大酒店天台舉行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2月19日，第2張，頁2。

^③〈張大千畫展盛況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2月20日，頁6。

^④〈張大千畫展今在大酒店天台舉行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2月19日，第2張，頁2。

荔，九華堂主人劉少旅，特敦請兩先生作書畫扇面百事，藉供大雅之揚風，文壇共賞，刻已得到允許，訂於本月十八、十九兩日，假座思豪酒店藝術廳舉行聯合展覽。屆時會中並兼有兩先生合作之精品展出。^①

上文所說葉恭綽和張大千於香港的先後個人展覽，當中葉氏的是指1949年4月15日假香港思豪酒店舉行的為期三天的“葉遐庵書畫展”。其實，葉氏自1948年返回香港後，除編纂“廣東叢書”外，“餘時以畫自娛，積久得百餘幀”。^②該展覽的預展在大華飯店舉行，並陳列近作四十幀，當中以寫竹最多，“有元各家如趙鷗波、柯丹邱、吳仲圭、夏子昭、李息齋等竹法，葉氏皆有所摹擬，又作為雙鉤朱竹等，蔚為今代寫竹之大頤，松、梅諸作，機杼獨運，氣韻淵穆，尤非時下作家，所能望其項背，書法以寫經各幀最為恬澹，聯及條幅則筆力雄勁飛動”。^③此時的葉恭綽以書法馳譽海內已二十多年，故展覽令“中西各界人士參觀者空前擠擁，足以流傳後世之名作品，四壁琳瑯”。四十幅一套之《佛祖心經》為藏家以六千元購去，此外，梁季典、杜梅和及倪士欽等數十人亦訂購展品，大受歡迎。^④兩人承接2月和4月的“旋風”聯展，令香港的民眾眼福不淺。

是次於6月在香港舉行的合作展覽“除兩氏之畫便扇面外，尚有遐庵書法立軸及對聯等，全部出品，約百二十餘件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書法，各體無不俱備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”。6月18日前往參觀人士眾多，大會“茲徇觀眾要求，將會期展期一日，至二十日始行閉幕云”。^⑤

葉恭綽與張大千在中國書畫界中夙負盛名，葉氏以書法名世，這是大家所共知的。兩位大家聯袂展畫，其淵源當緣自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。要知道，葉恭綽與梅蘭芳（1894—1961）舉行合作書畫展，當展覽結束前，售餘的書畫就被張大千悉數購去，以分贈好友；張大千34歲時與兄張善孖（名澤，1882—1940）在蘇州居住時，“又曾與遐庵合賃一園，作為讀畫宴遊之所，遐庵集中之大千昆季的詩和信甚多”。^⑥張大千的書法，早年師從李瑞清（1867—1920），李氏之作頗能傾倒一時，後來張氏改變其師的風格，參以帖意，使自己的字清奇飄逸，神采獨具。當中，其寫《瘞鶴銘》、作榜書時更能表現出其雄渾氣息。很可能，學蘇軾（1037—1101）“啖荔”是一個藉口，“這次大千從四川到香港，原本是探望遐庵來的”。^⑦然而，張大千並沒住多久，6月21日香港的報章稱：

葉遐庵與張大千合作扇展，經於（六月）十八日起一連三（天）假思豪酒店舉行。張氏月前由蜀到港即轉澳門小住，昨始返港。^⑧

^①〈葉恭綽張大千聯合書畫展定期舉行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6月15日，頁6。

^②〈葉恭綽將開書畫展〉，《大公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4月7日，第4版。

^③〈葉恭綽書畫展昨日預展招待報界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4月13日，頁6。

^④〈葉遐庵書畫展今日最後一天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4月17日，頁6。

^⑤〈兩個畫展均告展期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6月19日，第2張，頁2。

^⑥觀成：〈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〉，《世界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1日。

^⑦馨廬：〈葉張聯會畫展〉，《大眾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0日。

^⑧《華僑日報·圓社藝文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6月21日。

以上文字至少可以為我們帶來兩個訊息：

其一，張大千是 1949 年 5 月左右抵達香港後轉居澳門，開始其穿梭港澳之旅。

其二，葉恭綽與張大千的聯合畫展開幕時，張大千是在香港的，或者開幕時在展場。然而，張氏何時最早與香港結緣？為何於 1949 年來澳門？

一、藝友往還

文獻表明，張大千於 1938 年為走避戰亂從北平侵華日軍魔掌中逃出，抵達香港，之後轉桂林而再入四川。張大千回到成都老家之後，再蟄居四川灌縣青城山。如果說早年的他主要以錘煉古人技法、領悟古人畫風的話，四五十歲即是“以自然為師”時期，也就是客居青城山的時期。

張氏與澳門結緣，還要等近十年之後。他 1949 年於澳門小住，緣於蔡家。

因時於澳門且是蔡家後輩同學而與張氏結緣的繆啟泰云：“當時殷商蔡克庭寓居澳門大堂街十八號（即劉柏盈、劉明新寓所隔鄰，現已拆建為永基大廈）。蔡克庭聞張大千在港便邀請張大千來澳作客。”^①偕行者有四夫人徐雯波及部分家人。其實，澳門蔡氏家族與張大千結緣可以追溯得更早。

蔡克庭於澳門設有“三和公司”，經營汽油等，並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，同時亦從事澳門至廣東開平的內河客運生意，是澳門富商。抗戰爆發後，蔡氏激於愛國義憤，不顧澳門商務繁忙，接受家鄉民眾要求，兼任家鄉珠海拱北北嶺鄉鄉長，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侵略。日軍攻佔拱北地區後，北嶺鄉民逃來澳門避難，蔡家全部予以接待；此外，亦停開客輪，泊於澳門筷子基，安頓各家老少；其“三和公司”的廠房，則為單身漢的安棲之所，並按月向難民發放糧食與零用錢，鄉民均感其德。從張大千的年譜可知，張氏在青城山上清宮生活了三年之久。時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蔡克庭次子蔡昌鑾抗戰時隨校西遷入川，在四川成都華西壩上學之際曾前往青城山旅遊，由此和於山上寄居的張大千結緣，兩人成為至交好友，而且邀張氏方便時來遊澳門。之後的 1941 年，張大千率門人、弟子數十人遠赴西北絲綢之路的敦煌莫高窟，對敦煌壁畫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與臨習。

1949 年抵澳門的張大千在蔡家的接待下“住在大宅樓下右前客房中，早晚除去南、西灣及松山漫步外，亦常常去盧家花園的春草堂和九曲橋上觀賞荷花，日間就在蔡宅大廳揮毫作畫為樂”。^②在此期間，他與鄧芬（1894 — 1964）、張谷雛（1891 — 1965）、鮑少游（1892 — 1985）、容漱石（1905 — 1993）、黃蘊玉、馬少如、黃苗子（1913 — 2012）、郁風（1916 — 2007）、招名山（1927 — 1966）等有聚會。

^①穆陽：〈張大千在澳門〉，《澳門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83 年 4 月 8 日。

^②穆陽：〈張大千在澳門〉，《澳門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83 年 4 月 8 日。

（一）與鄧芬及張谷雛

劉衡仲有云：“張君為賞澳門風光，南來小住，與吾粵留澳畫人鄧芬、張谷雛等往還。”^①鄧芬與張大千的關係淵源於李瑞清（1867—1920）。正如我們所知，鄧氏由於1911年負笈南京“暨南學堂”而與李瑞清結緣。張大千是1919年才於上海拜入曾農髯（名熙，1861—1930）和李瑞清門下的，張大千與李氏結緣比鄧芬遲了八年，這就是後來張氏致函鄧芬時稱之為“學長”的原因，是“同學”之誼的由來。

我們缺乏資料去證明1928年夏天張大千遊歷廣州時是否已和鄧芬相識。然而，有跡象顯示鄧芬和張大千的密切交往始於1929年，因為當時張氏居於上海，是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幹事會會員，同時他們曾聯袂遊覽杭州。張大千和葉恭綽結交是在1929年的3月，^②儘管我們沒有資料證明鄧、張之交往是否由葉恭綽一手促成，但張氏肯定是充分研究過鄧芬的作品才推許鄧芬為“廣東唯一國畫家”的。據林近對筆者說，當時中華書局計劃出版《當代名人畫海》，委託張大千組稿，藉此網羅當時中國畫壇第一流高手的作品，張大千於是邀請鄧芬提交作品。此作品乃鄧芬當年秋天作於上海的中堂《高柳鳴蟬》。^③此外，張大千於1933年11月再遊羅浮山後到廣州，就為鄧芬畫《羅浮秋色圖》。鄧芬於1938年秋天於香港與張大千多次會面，根據鄧芬家屬所藏鄧氏的日記，其中戊寅閏七月初六（8月30日）條云：“……六時晚餐後與仲嘉、仲強往利園詣張大千論畫，談至八時許散。”戊寅閏七月初七（8月31日）條云：“明午赴張大千酒招。”^④

1938年9月2日星期五，鄧芬參觀了張大千在香港舉行之畫展，翌日則與簡琴石、張君華、區季謀等宴張大千於金龍酒樓，^⑤9月7日為張大千餞行，時值張坤儀繪畫二幅，一為鳥和紅葉，另一為竹仕女，及張大千為其畫《芭蕉美人》一幅，^⑥張大千於席上贈鄧芬筆四支。眾多的可能性表明，張氏酌採篆隸入行楷且體貌自成的“香港避兵之作，戊寅初秋為二不乞士題，爰”，是1938年秋天於香港為鄧芬題署的。

鄧芬門人陳丙光藏有一張1948年張大千與鄧芬、簡琴齋、張君華、廖俠懷、張祥凝、余匡父以及雷君軾攝於香港的照片，名之曰：“袖海堂小集”。按1937年簡琴石於香港設“袖海堂”教授書法，1938年8月時，張大千已有於香港大酒店舉行畫展的記錄，到1939年，簡氏、鄧芬及馮康侯（1901—1983）就合辦“袖海堂金石書畫社”，當年就設有簡琴齋書法班、鄧芬習畫班及馮康侯之金石篆刻班。^⑦照片中的鄧芬居中，神態豪邁，其時張大千所流露的是怡然自得的神情。

^①劉衡仲：〈觀葉張書畫聯展後的介紹〉，《華僑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1日，第四版。

^②李永翹：《張大千全傳》，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72。

^③坊間將此畫稱之曰《秋意圖》，現依原書改正為《高柳鳴蟬》。

^④2011年5月3日蒙劉季先生賜觀於澳門，深謝！

^⑤鄧芬日記戊寅閏七月初十（9月3日）條云：“三時往參觀張大千畫展也……即往金龍酒家，慧吾宴張，作陪也！同席張君華、區季謀、簡琴石……”

^⑥2010年11月4日蒙劉季先生賜告，深謝！

^⑦〈袖海堂之金石書畫社綜合各家所長組成〉，《大公報》（香港），1939年11月21日，第6版；張惠儀：《香港書畫團體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1999年，頁144；朱琦：《香港美術史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5年，頁283。

張大千與居澳畫人關係至為深厚的，就是鄧芬。1949年2月的文獻有云：

畫人張大千上月到港，寄寓書畫家簡琴齋家，舉行近作畫展四十餘件。聞定價每尺約港幣三百元，折合黃金一兩。南中畫人李居端、黃般若、鄧芬等均從粵澳到港參觀，極一時之盛。^①

據說張大千寓蔡家時，鄧芬也於是處留宿。此外，1949年農曆四月，張大千就曾應吳鳴之邀和張谷雛等人於澳門普濟禪院小集。後者的詩有云：

大千吾宗有道己丑夏四月自蜀來游鏡海，吳仲鳴邀約小集普濟禪林，詩以記之。
“無塵碧影清如鏡，那得人間似水平。凌辱不忘夷典在，葡人有凌辱節，慈悲近夢晚鐘生。
相聞藏海思遺世，省識高蹤託遠程。咫尺江山成異國，華燈及夕看分明。谷雛稿。”^②

此詩書於“中山縣岐關車路有限公司用箋”上。按“己丑四月”即公曆1949年4月28日至5月27日，可以相信，張大千、吳鳴和張谷雛於普濟禪院的雅會，應在1949年5月，也就是張氏抵澳門不久。

（二）與鮑少游、黃般若及容漱石

1948年12月，張大千與夫人徐斐波由成都乘飛機赴香港，同月在香港舉行“張大千畫展”。^③根據鮑少游（1892—1985）的記述，他曾往參觀是次展覽，但尚未與張大千結識。不過，12月張大千住在九龍亞皆老街時，張氏請黃般若（1901—1968）驅車迎接並酒聚，此為鮑少游與張大千的第一次會面。“於是酒邊歡笑，縱談古今書畫。大千胸襟曠朗，豪氣干霄，對客殷勤，笑語不輟”。^④而他於澳門與張大千又有一次會面，鮑氏云：

逾歲，大千僑遷澳門。般若重來相告。正當此時，予之新作：《鏡濠春曉長卷》，方告脫稿。因出示般若，試與切磋。般若既加贊語，忽又倡議：攜此卷畫同遊馬郊，一訪髯翁請其指謬。予欣然與般若啟行。既抵澳，與大千重叙於燈紅酒綠之夜，怡然展卷同觀。大千細心鑑賞後，舉杯對我們大笑曰：“鮑先生此卷就地取材，師法造化變古開今，好極了！並即濡墨提筆，為題跋於卷末云：“觀此卷，不禁有三宿桑下之感，少游先生其神矣乎，何令人怡情乃爾後！”^⑤

遺憾的是，雖然十分不捨，但鮑少游此卷作品後來於1950年在澳門的畫展中被澳門總督柯維納（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，1947—1951年在任）購藏了，故我們未能清楚瞭解張氏這一跋文的書寫月份。不過，緣於1949年5月中山縣總工會為籌募

^① 〈藝壇新訊〉，《新希望》（上海），1949年第2期，頁9。

^② 張谷雛詩稿曾展出於澳門藝術博物館。圖載勞巧綺等編：《歲月如流：濠江舊侶詩書畫篆刻》，澳門：民政總署澳門藝術博物館，2011年，頁68。

^③ 李永翹：《張大千全傳》上，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313。

^④ 鮑少游：《石濤與大千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頁56。

^⑤ 鮑少游：《石濤與大千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頁57。

工人福利基金而廣邀縣內外香港和澳門的中山籍藝術家參加“名人書畫聯展”，該會理事長盧昭德經澳門前往香港親自邀鮑少游和容漱石（1906—1993）參加並回石岐主持儀式。隨後，鮑少游和容漱石應邀由香港乘船至澳門再轉乘岐關車回鄉。^①1949年5月22日，該展覽於石岐中山圖書館揭幕。^②按照行程，鮑少游和容漱石一行是6月5日由石岐起程，經澳門回香港，並與張大千在澳門有聚會。資料又云：

張大千去月（抵）港日（旬）前往澳門小住，時值容漱石、鮑少游赴石岐返港經澳，故周來彼等與澳中藝友時相聚會，鮑氏日昨已返港，容氏在澳稍事逗留，日間亦可返港矣！^③

由於從石岐到澳門，乘汽車當日可達，有限的資料表明容氏從1949年6月4日起可利用其在澳門停留的時間與張大千會面。當然，我們尚不能排除容氏回石岐前，或早在香港、或經澳門回鄉轉車前和張大千相遇的可能性。有直接而堅實的資料表明，容漱石和張大千一齊於1949年6月末在澳門盤桓了近兩個星期，因為當時的報章云：

容漱石週前復赴澳門為母祝壽，連日居澳與張大千等叙遊甚暢，並採選荔枝、甘欖、貝多羅花果等樹苗，以贈張氏攜蜀移植，張氏亦將由蜀以牡丹、芍藥種苗酬贈。^④

（三）與黃苗子等

之後，黃苗子（1913—2012）隨後來澳門探望張氏。黃氏云：

記得1949年春，我在香港，專程同郁風及呂恩女士一起去澳門，和大千先生盤桓三日。那時他住朋友家，他得意地把他為朋友眷屬繪製的牡丹、梅竹之類衣料拿給我們看。這是裁縫工匠剪裁好的旗袍料，大千在上面繪畫後再去縫製的。那是他正蟄居無聊，在繪畫品種上的新嘗試。大千掀髯說“年輕時曾去日本學過染織，這是我的本行呀”。^⑤

實際上，黃苗子於30年代已在陸丹林的介紹下認識張大千。按黃氏的記述，1935年左右，正確來說是1936年春天他與葉淺予、張正宇、陸志庠等從上海到蘇州，到網師園去看張大千兄弟。^⑥正因為如此的交情，張大千於澳門面對來訪第二天的黃苗子和郁風，就以一幅淡墨小幅作禮物。此畫右下角是一位美人的背影，坐在石上，手扶半露的紈扇，十分清雅。當然，此畫並不是張氏的寫生，黃氏記述云：

當我們道謝連聲之際，他隨手翻出桌上的一本美國雜誌，封面是一位穿着浴裝的金髮摩登少女，背面坐在海邊的帆布椅子上，大千笑着說：“我這幅畫，正是給這位摩登洋女人的姿態引起的靈感，我只是把她穿上古裝，盤上‘窩墮髻’而已。你看她的身形、

^①鮑少游：《石濤與大千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頁176。

^②〈中山縣總工會書畫義展籌款〉，《開明報》（中山），1949年6月5日。

^③《華僑日報·圓社藝文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6月7日。

^④《華僑日報·圓社藝文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7月5日，第廿期。

^⑤黃苗子：《畫壇師友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154—155。

^⑥黃苗子：《畫壇師友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156。

坐姿，和這封面女郎不是一模一樣嗎？”^①

此外，張大千亦向時為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演員的呂恩（1920—2012）贈了一幀《白描仕女圖》。^②是時，張大千以重金讓人從東南亞買回兩隻長臂白猿，並將之養在園內，時時對猿寫生，或逗猿嬉，引以為樂。張大千更引黃氏一行到園內觀賞長臂猿呢！^③

（四）與黃蘊玉、馬少如及招名山

目前唯一公開發表的張大千於澳門的留影，是資深報人、畫家黃蘊玉（1904—1994）的藏品，首現於1983年，而黃氏就是當事人之一。

其時，知名的攝影家盧世東在議事亨利斯大廈設有攝影院，是當時一家頗具規模的照相館，張大千與之諳熟，時至攝影院閒坐及聊天，有時更邀往“蔡家大屋”拍照留影。^④而黃蘊玉亦與盧世東私交甚篤，於盧氏攝影室結識張大千。黃蘊玉與張大千等就攝於“蔡家大屋”前，照片中的張氏時年五十一歲，但他的美髯仍然烏黑。“據黃蘊玉的回憶，張大千對本地的畫家十分熱情，非常隨和不擺架子，經常請本澳畫家到蔡家大屋觀他畫畫，大家切磋畫藝，交流心得”。相中就有黃蘊玉、梁少殷、馬少如、招名山、容漱石。^⑤

學者云：“1949年春節過後，張大千在澳門蔡家大屋畫過多幅荷花圖，後來選了一幅送到香港，黃蘊玉先生認為那一幅荷花圖就是應何香凝（1879—1972）之邀贈予毛澤東（1893—1976）的《荷花圖》。”^⑥

《人民日報》於1983年5月23日發表消息，透露張大千曾在1949年二月為毛澤東作《荷花圖》，並宣佈該圖將收入《毛澤東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》中。這幅畫是由何香凝自香港攜到北京贈予毛澤東的。張氏《荷花圖》上題“潤之先生法家雅正，己丑二月大千張爰”。^⑦按“己丑二月”為張氏作畫的農曆紀元，即在公曆1949年2月28日至3月28日之間。史載1949年3月8日何香凝攜女廖夢醒抵張大千的寓所拜訪，並向張氏贈其所作《梅菊圖》一幀。^⑧當然，是否何香凝於3月8日探訪時就將張氏贈毛氏之作帶走，還是當日表達請求而隨後交卷？迄今沒有更多的文獻公佈。不過，如果是前者，此《荷花圖》就與澳門不相關了！因為按1949年7月澳門的報章，其上仍云張大千來澳近兩月，^⑨如果是後者，即有可能。然而，按何氏年譜，應中共中央的邀請，何氏已於1949

^①黃苗子：《畫壇師友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155。

^②黃苗子：《畫壇師友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155。

^③黃苗子：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：《文史資料》第五輯，北京：文史資料出版社，1983年。

^④黃衫客：〈張大千曾小住澳門〉，《華僑報》（澳門），1985年6月23日，第13版。

^⑤徐新：〈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〉，陳浩星主編：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、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，2001年，頁41。

^⑥徐新：〈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〉，陳浩星主編：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、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，2001年，頁42。

^⑦張大千：《荷花圖》，毛澤東故居圖書管理組選編：《毛澤東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3年。又載梁京武主編：《毛澤東藏畫——毛澤東珍藏現代名家書畫集》，北京：龍門書局，1998年，頁26。後者藏香港中央圖書館。

^⑧李永翹：《張大千全傳》上，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319。

^⑨〈葉張畫展盛況尚有今日一天〉，《華僑報》（澳門）1949年7月12日，第4版。

年4月抵達北京。^①此外，除非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張氏於1949年農曆二月以前於香港居住時來過澳門且於盧園賞荷，否則如此看法，看來只能是美麗的想像。

上文所說的“多幅荷花圖”中，目前我們仍可看到《荷花》，上題“己丑夏日寫似樑年仁兄法家正之，大千張爰同客濠江”。^②“樑年”者，即劉樑年。劉氏字幹如，曾任職於上海海關，戰亂時期給予張大千多次幫助。

（五）生活點滴

在澳門時，張大千與蔡家上下俱諳熟，甚至小輩的同學亦一樣。1949年已有自己座駕的謝學華有空就載着張大千去海邊游泳，以及至其他大戶人家的花園賞花。“記得有一次蔡家十姑娘求張大千贈畫，張大千囑備一幅白色綢緞縫成長旗袍後，隨後在其上繪上荷葉荷花。蔡姑娘正年華雙十，穿上煞是好看，十分雅緻，還拍了照片”。^③或許，作為十姑娘同班同學，以及在場者的繆啟泰於半個世紀後憶述，會因時間的過去會影響記憶。以目前所知，張大千是讓求畫者買來白綢，先於其上繪畫，之後再讓裁縫做旗袍的，而且他不只畫了荷花，還有牡丹。^④後者就是謝學華，即後來的蔡家公子昌明的夫人。

張大千在澳門的生活甚有規律，清晨攜子牽着兩隻長臂猿從蔡家大屋出發，沿羅結地巷(Travessa do Roquete)而下議事亭前地，之後轉至玫瑰堂，再轉入賣草地街，直上聖保祿教堂遺址旁，經聖安多尼教堂抵賈梅士前地至白鴿巢公園晨運，從不間斷。張氏衣着樸素，留着大鬍子，身旁又有白猿，頗能引起街上行人的注意。^⑤

按繆啟泰的記述，張大千“對青年晚輩愛護備至。他多次與我們一起(沿)羅結地巷而下，在對面的龍記酒家進餐，大良野雞卷、炒牛奶均為宗師所嗜。席間宗師曾將其四川家鄉名為大千魚的菜式故事解述，談笑風生”……^⑥張大千於農曆七月於澳門為繆啟泰畫扇面。上題“己丑六月寫似啟泰仁兄法家正之，大千張爰時客濠江”。^⑦

二、展畫利為旅

張大千於香港與葉恭綽的聯合展覽會完成後，至少於6月中旬返回澳門，因為他的猿仍養在澳門，而且精作《烏猿》上署：“擬長沙□□易元吉筆，己丑夏至客濠江，蜀人張大千父。”^⑧夏至在1949年6月22日，換言之，此日他已由香港回到澳門。

張大千於澳門會友之時，與之所至，成畫若干幀，但他仍不輟寫生。其對澳門何處名勝情有獨鍾？白鴿巢、西望洋、西灣、馬交石，以及上文所述的殷商的花園留下了足跡。

^①〈何香凝藝術年譜〉1949年條，《何香凝美術館年鑑：1997—2001》，深圳：何香凝美術館，2002年，頁204—221。

^②張大千：《荷花》，程恩嶸主編：《張大千精品集》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3年，頁353。

^③穆陽：〈張大千在澳門〉，《澳門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83年4月8日。

^④獲得牡丹的就是薛力勤的表姐，2014年5月20日蒙薛啟善兄賜告，深謝。

^⑤徐新：〈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〉，陳浩星主編：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》，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、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，2001年，頁42。

^⑥穆陽：《張大千在澳門》，《澳門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83年4月8日。

^⑦2010年9月20日蒙薛啟善兄賜觀，深謝！此畫現藏澳門博物館，編號4912。

^⑧張大千：《烏猿》，圖載林太乙：《文華集》，台北：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，1984年，頁31。

當年農曆五月時，亦有書法創作。^①

7月10日至12日，葉遐庵、張大千書畫展覽會於利為旅酒店二樓一零五至一零八號房舉行，時間是早上10時至下午6時。^②利為旅的廣告表明該酒店幽靜清潔，高貴舒適，設備新穎，空氣充足之說，英、法、葡、俄等國的餐點都有提供，1948年的房租單房十二元，雙房二十五元。是澳門當時旺中帶靜、而且高級的酒店。作為展覽場地，甚是方便。澳門報導云：

名畫家葉遐庵（恭綽）、張大千聯合畫展定於今（十）日起，一連三天，假座利為旅酒店二樓舉行，不收門券，歡迎各界參觀。究昨晚舉行預展，並招待到會名流，即席訂購者已達十餘人。葉、張兩氏，為我國有名畫家，此次聯合展出，預料今日前赴參觀者必眾。^③

葉恭綽和張大千再次合作，延續香港展覽的傳奇，不得不使人再次重溫他們兩人的交往點滴。其實，張大千1938年7月底從上海帶着二十四箱古畫乘法國郵輪“費力斯·羅索”號抵香港，暫居淺水灣友人的家，8月上旬在香港畢打街香港大酒店舉行了香港的首次個展。當月中旬，他計劃由香港返回四川，苦於二十四箱收藏不好隨身攜帶，還是葉恭綽代為交涉，由香港中國航空公司飛漢口轉重慶的小飛機幫忙托運。葉氏當年亦對張大千期許甚深，張大千赴敦煌臨摹壁畫，則由於遐庵的鼓勵。而“當遐庵六十生日時，大千曾自敦煌畫《維摩像》寄給遐庵，純仿壁畫，用筆高妙”……^④葉、張兩人俱有個人展覽的經歷，但在澳門聯合展出，還是第一次。是次展覽展品共一百件，大部分是扇面，書畫各半，張大千個人作品約四十件，葉恭綽的約六十件，其餘是兩人精心合作的書畫扇面，共有十多幅。^⑤有跡象顯示，鄧芬於上述聯合畫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，因為張氏有致鄧氏函云：

曇殊學長兄足下：邇日毒熱，未得趨談為歉，拙作扇子三十握擬於此展出，得兄登高一呼為幸耳！今遐翁有書欲與拙作同展，另有致足下書，附呈！弟爰再行，五日。^⑥

澳門展覽的反應如何？報章稱：

葉恭綽張大千書畫展覽會，已於昨十日開幕，車水馬龍，參觀者絡繹不絕。二氏俱極愛此間風景寧靜矣，極適宜於寫作。張大千來此已兩將二月，日惟於山巔水涯搜羅風景作草稿，會中展陳之《白鴿巢鳥瞰》、《馬交石》、《西環》等數幀，本地風光，觀者多歎賞不置。又《敦煌石窟佛像》、《楊妃琵琶》、《覓句圖》、《團扇閒情》、

^①張大千於澳門創作的書法圖版載《太乙樓藏近代名家法書集》，香港：中國美術總匯，1985年，圖版57。

^②〈葉遐庵、張大千書畫展覽會〉（廣告），《市民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0日。

^③〈葉張畫展今日開幕〉，《市民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0日。

^④觀成：〈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〉，《世界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1日。

^⑤觀成：〈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〉，《世界日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1日。

^⑥信函圖版載《鄧芬百年藝術回顧》，澳門：澳門市政廳，1997年，頁25。

《倣唐人雙騎圖》等人物畫，莫不驚心動魄，蔚為鉅製，場中之間饒趣味者，為葉張合作扇面，其中合作者，有一字一畫者，珠聯璧合，名貴無倫。葉氏書名早已馳譽海內，深得顏趙之神，所書楹聯，尤見筆力，葉氏年高多病，日惟習靜著書自娛，最近已物色一幽靜之樓宇於青洲附近，將來此間靜養，若是即此間文化事業又多一提擘矣。^①

葉恭綽與張大千所展出的作品，“完全與在港時所展出者又別開生面。張氏之畫，一部分是寫澳門之本地風光……，其他如《倣清湘細筆山水》、倣陳老蓮之《覓句圖》、《楊妃琵琶圖》、《倣唐人雙騎圖》、《倣馬遠探梅圖》，俱直逼古人或而用筆超逸，或而蒼渾。其賦色之濃麗雅靜，佈局之奇險，尤為張氏高深偉大之成就。至葉氏之書法，向得力於趙子昂膽巴碑。葉氏藏法書名畫至富，其所藏趙子昂真跡甚多，而尤以膽巴碑為最，朝夕臨摹，深得其神者也”。^②其實，葉恭綽於此期間病臂，不能多作榜書，然而，是次展覽會上露面的五言或七言大聯，氣雄力厚，絕不類是病中之作，這或可表明其功力深厚，隨意揮灑，亦成佳構。展品中，亦有葉恭綽的松與竹。畫史表明，能以畫竹而於美術中上留下名字的，大都為士大夫，而且必精於書法。葉氏於書法上造詣深，故其下筆寫之就有元人胎息，^③令人印象難忘。

展覽結束後，張大千去了一次香港，但於7月17日返回。^④

這個展覽，成了1949年澳門美術領域內最重要的事件。迄今我們不清楚葉恭綽心儀的青洲居所位於何處？但知道1941年開業的“國際酒店”，以及沈仲強（1893—1974）於澳門的“霜傑樓”的“招牌”出於葉氏的手筆。同時“他六十九歲那年，因着戀久別的都，從香港回到北京”。^⑤

三、繾綣濠江

為了感謝蔡家的盛情款待，張氏離澳前將其《唐人秋獵圖》送與蔡克庭。^⑥該畫人物頭戴襍頭，着圓領窄袖袍衫，為唐人衣飾。胯下駿馬，馬鬃兩側分梳，馬尾縛尾成三花纓，亦為唐風。人與馬、人與人之間神情姿態，相互呼應互動關係，安排表現得極為生動傳神。人、馬的造型、畫法與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五代趙岳的《八達春遊圖》一脈相承。張大千很可能見過上圖，故《唐人秋獵圖》中人物造型與上圖中人物造型十分相仿。畫中人物所攜帶的箭壺與現藏國家博物館的唐代“狩獵紋高足銀杯”中狩獵者攜帶的箭壺已十分相仿。在敦煌壁畫中也有很多表現唐人狩獵的場景與圖像，由此可見大千在敦煌壁畫中觀察之

^①〈葉張畫展盛況尚有今日一天〉，《華僑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2日，第4版。

^②劉銜仲：〈觀葉張書畫聯展後的介紹〉，《華僑報》（澳門），1949年7月11日，第4版。

^③鄭德芬：〈遐翁畫竹在中國繪畫之地位〉，《工商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4月15日，頁6。

^④“葉遐庵張大千在澳門之聯展昨已閉幕，張氏日前來港，昨（十七日）又匆匆返澳。”參見《華僑日報·圓社藝文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7月19日，第4張，頁1。

^⑤黃苗子：《畫壇師友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78。

^⑥蔡氏去世後此畫歸其第七子蔡昌桓。

仔細。^①《唐人秋獵圖》上題：

戊子嘉平月，仿唐人筆，蜀郡張大千爰。^②

翌年又自題：

早秋北國雪初飛，蘆荻花殘馬正肥；豐草欲（迷）麋鹿跡，酸風如箭射弓衣。己丑正月初四日再題，阿爰。欲下奪迷字。^③

此幅畫作於 1948 年底，可歸入張氏人物畫範疇，然山水以青綠為之，色彩華麗，冷暖對比強烈，從而襯托出淡彩賦色的人物。山石不事皴擦，而以線條和色彩為主。山石純以石青、石綠、蛤粉等礦物顏料渲染，富有濃厚的裝飾趣味與厚重感。為“沒骨山水”樣式。^④在筆者看來，《唐人秋獵圖》或許就是當年所稱的《倣唐人雙騎圖》。

另一方面，就目前所見，張大千也向鄧芬留贈自己的《自畫像》，上題：

衣冠甚偉鬚眉真，編策隨身杖履輕，何事無人（補泉石），不教閒處着先生。己丑六月朔，張大千爰。人下奪“補泉石”，荒率可笑。大千補注。曇殊學長博教，大千弟爰。^⑤

畫像富素雅高潔的文人味，以白描為之，張氏在此畫中，頭戴東坡帽，成高士之狀，右手執鬚，專心致志地觀讀左手上打開的書本。該圖下有鄧芬的題記稱：“辛卯夏日，以此奉呈仙洲吾兄嚴先生雅存。曇殊芬識在藕絲孔居。”^⑥

鄧芬做事一向出人意表，其轉手將張大千所贈之畫贈予別人，此為一向疏爽的性格使然，若受贈者不是深交之友，似沒有道理。不過，也不可以排除手頭拮据的情況，如其曾於 1948 年也對自藏的祝允明《自書詞卷》題識，其後成了吳鳴醫生挹翠閣的藏品。^⑦

^①〈張大千《唐人秋獵圖》3700 萬落槌〉，2013 年 6 月 2 日，新浪網，<http://collection.sina.com.cn/auction/pcdt/20130602/2202115425.shtml>。

^②〈張大千《唐人秋獵圖》3700 萬落槌〉，2013 年 6 月 2 日，新浪網，<http://collection.sina.com.cn/auction/pcdt/20130602/2202115425.shtml>。

^③〈張大千《唐人秋獵圖》3700 萬落槌〉，2013 年 6 月 2 日，新浪網，<http://collection.sina.com.cn/auction/pcdt/20130602/2202115425.shtml>。

^④張大千 1949 年有《仿張僧繇峒關蒲雪》，題識云：“此吾家僧繇法也，繼其軌者唐有楊升，宋有王希孟，元無傳焉。明則董玄宰墨戲之餘，時復為之，然非當行，有清三百年遂成絕響。或稱新羅能之，實鄰自創，去古彌遠。予二十年來心追手寫，冀還舊觀。斯從而後，直至小生，良用自喜。世之鑑者，毋乃愕然而驚，莞爾而笑耶！己丑閏七月廿五日，張爰。”

^⑤張大千《自畫像》，83×43 厘米，Sotheby's Fine Chinese Paintings, Hong Kong, 6 October, 2008. 編號 12160。此畫又亮相於 2010 年 8 月 1 日由廣東省拍賣行公司主辦、假廣東外經貿大廈二樓舉行的“廣東省 2010 夏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”。

^⑥張大千《自畫像》，83×43 厘米，Sotheby's Fine Chinese Paintings, Hong Kong, 6 October, 2008. 編號 12160。

^⑦鄧民亮：〈從至樂樓書畫度藏管窺廣東收藏承傳〉，《明月清風——至樂樓藏明末清初書畫選》，香港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，2010 年，頁 46。

四、餘言

按記述，張大千於1949年9月也從成都飛抵香港，旋赴澳門並住在弟子家，為女弟子張志瓊作《浣紗女》圖，畫中題：

太白詩：盈盈素足女，不着鴉頭襪，更覺風致嫣然，天真可掬，因取其意為此，
于古寫浣女者，別開一生面。^①

張大千僅於澳門居住了數天，隨即於10月，赴台灣舉行個人作品展。有跡象表明，張大千1949年11月曾於香港逗留，鮑少游有云：“民國卅八年，予以‘牡丹’與‘金魚’為主題，假座思豪酒店畫廊，展出牡丹之作……而畫法敷色，亦各異其趣。”展品中，鮑少游運用了不少技法。當中包括宋陳維仁的“彈雪吹雲法”，即以彈弓於山樵上彈上白粉，以表現雪景的方式，鮑氏亦於其牡丹上施之，以呈現其雪中之致。沒想到，此舉被香港的同道於展場上譏諷，認為鮑氏摹學日本畫。當時在場者有張大千和高劍父（1879—1951），對此：“惟大千慧眼獨具，一見即笑對劍父說：‘此古法也，失之久矣。’”此外，他們兩人亦對展場中的金魚細細品味，“大千更大聲對劍父說：‘鮑先生無所不能，無一不精。’”^②或許，張大千此說不無“江湖習氣”，但換個角度來看，不正是對一些不學無術而強作解人的諷刺？

“鮑少游牡丹畫展”是1949年11月5日至7日舉行的，由葉恭綽題籤。^③同月的《華僑日報》上，我們看到該報記者謝天貺拍攝的照片，上題“鮑少游畫展中之高劍父（中）張大千（右）”。^④這是我們甚少見到的公開發表的高劍父、張大千及鮑少游的合照。它或許是高、張兩人最後的合影，因為張氏在澳門時，時任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高劍父仍於廣州，1949年末才回返澳門，而高劍父之所以於場中出現，主要是參加11月6日於香港大道中卅八號三樓中國近代書畫匯舉行的“港九書畫文藝界同寅第十次雅集”。^⑤他們三人之中，張大千還有重回故里一次的經歷，但高劍父在兩年之後的6月便逝於澳門鏡湖醫院。

對於張大千而言，風景秀麗的“花園城”——澳門是可堪留連的。就目前可寓目的文獻，張大千在澳門至少有如下重要的作品（表1）：

表1 張大千在澳門的重要作品

類型	名稱
山水	《白鴿巢鳥瞰》、《馬交石》、《西環》

^①李永翹：《張大千全傳》上，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323。

^②鮑少游：《石濤與大千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頁58。

^③有關“鮑少游牡丹畫展”的資訊，可參看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11月5日，第2張，頁2。

^④參看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11月7日，第1張，頁4。

^⑤參看〈書畫匯雅集今日舉行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49年11月6日，第4張，頁1。

花卉	《荷花》
走獸	《烏猿》
人物	《淡墨女人圖》、《白描仕女圖》、《團扇閒情》、《竹林高士》、《浣紗女》
書法	條幅

張大千成圖於澳門的《團扇閒情》立軸寫陶淵明名篇〈閒情賦〉。^①此圖為張大千根據其畫稿而畫之作。就目前所知，其 1945 年和 1947 年均有，分別被名之為《執扇仕女》和《南國清歌》，而此 1949 年之本，被名之為《紈扇仕女》。張氏於其上題：“願在竹而為扇，含淒颯於柔握，悲白露之晨零，顧襟袖以綿邈。拈淵明語寫於濠鏡。張大千爰。”《團扇閒情》繪一執扇盛裝仕女立於畫中，背景空白，女子微微側身，似含無限愁意。其衣紋婉轉流暢，神情落寞憂鬱，設色鮮豔亮麗，衣飾細節的勾勒頗為精絕，水汪汪的丹鳳眼令人憐愛，含蓄曲折。無疑，此圖的仕女豐腴健美，而其顏色敷染、面貌勾勒都上承襲唐人畫法，是張大千盛年時期仕女畫的“標準樣式”，精麗絕倫且富裝飾性。張大千能於澳門擬舊稿而作畫，或可想見其澳門蟄居條件不俗。

1949 年 10 月左右，張大千的畫展在台北中山南路北端天主教會新樓舉行。12 月，自台灣乘軍機返四川成都。12 月 12 日，攜夫人徐雯波乘軍機離開成都飛往台灣。此後，就是 1950、1951 年，張大千到印度辦畫展，回居香港。1952 年 2 月，張大千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（Buenos Aires）展覽和旅遊，5 月返回香港後，為籌劃移居旅費，他向內地出售《韓熙載夜宴圖》、《瀟湘圖》、宋人冊頁等名畫。張大千後來先後移居南美阿根廷和巴西。1954 年去巴西由誰協助？據說與澳門蔡家有關！

20 世紀 60 年代張大千在巴西聖保羅創作巨幅《青城山全圖》，70 年代移居美國蒙特瑞，他又畫了《青城山第一峰》，寄託懷念之情。張大千晚年所創作的“潑彩”畫法，就是思念青城煙雨獨創出來的新畫法。

（緣於資料匱缺，本文寫作期間甚長，幸獲薛啟善先生不吝襄助，俾能先後拜識繆啟泰先生、蔡昌明先生，兩位前輩均與寓居澳門的張大千先生有往還，而當年張氏貽繆啟泰先生的扇面《賞竹圖》又是經薛啟善先生牽線而捐贈給澳門博物館的，因緣深種！諸友或提供線索，或提供圖像資料，俾能完成是項研究，特此說明，並謹申謝忱！）

[責任編輯 陳超敏]

[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]

^①張大千《團扇閒情》又名《紈扇仕女》，1949 年作，鈐印：張爰私印（朱文）、春愁怎畫（朱文）、長共天難老（白文）。裱邊：髯翁居士丹青筆，寫出峨眉妙入神。丁卯夏五月，趙少昂題。鈐印：趙（朱文）、少昂（白文）；此故人張大千所寫紈扇仕女圖。大千人物其風格丕變在去敦煌之後，此圖若五十餘時所作。秋暮。戊辰過香港觀因題。壯暮翁稚柳。鈐印：稚柳（白文）2009 年 6 月北京匡時拍賣，成交價為 112 萬元。